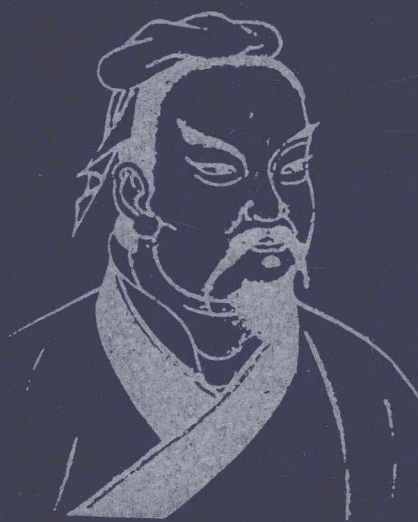


皇家藏本

智

囊


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智 囊

主 编 夏于全

第三卷

第三卷目录

王 振	(1)
贺儒珍二条	(1)
满宠 郭元振	(2)
梅衡湘	(3)
宁 越	(4)
慎 子	(5)
颜真卿	(6)
李允则	(7)
何承矩	(8)
苏 秦	(8)
王 尼	(11)
王 随	(11)
王忠嗣	(12)
谢安 李郃	(12)
段秀实 冯瓚	(13)
仆散忠义	(14)
晏 婴	(14)
王守仁	(15)
鸱夷子皮	(15)
严养斋	(16)
周玄素	(16)
唐太宗	(17)
狄 青	(17)
王安石	(17)
术智部 权奇卷十五	(18)
孔 子	(18)
淮南相	(18)
王敬则	(19)
宋太祖	(19)
宋太宗	(20)
高皇帝	(21)
吴官童	(21)
郑公孙申	(22)

胡 松	(23)
狄 青	(23)
王 琼	(24)
杨云才	(24)
种世衡	(25)
雄山智僧	(25)
李抱真 刘玄佐	(26)
陕西铁钱	(26)
出现钱	(27)
令孤楚	(27)
俵马	(28)
徐道覆	(29)
秦王桢等三条	(29)
杨 璘	(30)
韩 雍	(31)
王 导	(31)
程 婴	(31)
太史慈	(34)
陈子昂	(34)
爰种等三条	(35)
王东亭	(36)
吴 质	(36)
司马懿等四条	(37)
杜 畿	(39)
曹 冲	(40)
杨倭漆	(41)
乔白岩	(43)
宗威愍	(43)
张 易	(44)
张循王老卒	(44)
司马相如	(46)
附:智医二条	(46)
捷智部 总叙	(48)
捷智部 灵变卷十六	(48)
鲍 叔	(48)
管夷吾	(49)
延安老军校	(50)
吴 汉	(50)
汉高帝	(51)

晋明帝	(51)
尔朱敞	(52)
韦孝宽	(52)
宗典等三条	(52)
王羲之	(53)
吴郡卒	(54)
伯颜	(54)
徐敬业	(54)
陈 平	(56)
刘 备	(57)
崔巨伦	(57)
仓卒治盗二条	(58)
张佳胤	(59)
罗巡抚	(61)
沈 括	(61)
河清卒	(62)
吕颐浩	(63)
段秀实	(63)
黄 震	(63)
赵 葵	(64)
周 金	(64)
徐文贞	(65)
王守仁	(65)
换字 添字	(66)
胡 兴	(67)
张 浚	(67)
张咏 徐达	(68)
颜真卿 李揆	(68)
顾 琛	(69)
李 迪	(69)
叛卒 叛将	(69)
曹克明	(70)
太史慈	(70)
涿人杨四	(71)
李文达	(71)
周文襄	(72)
韩襄毅二条	(72)
耿司马	(73)
御史失篆	(74)

王 安	(74)
朴 恒	(75)
捷智部 应卒卷十七	(75)
张 良	(75)
救积泽火	(76)
直百钱	(77)
知县买饭	(77)
造红桌 赁瓦	(78)
周 忱二条	(78)
张 恺	(79)
张 穀	(79)
陶 鲁	(80)
边老卒	(80)
蒺藜棒	(81)
冰炮	(81)
猪脬渡淮	(81)
塞城宴	(81)
治 堤	(81)
窖 石	(82)
筑 垣	(82)
曹 操	(82)
孙 权	(83)
书城壁	(83)
韩 琦	(83)
榆木川二条	(83)
邵 溥	(84)
盛文肃	(85)
捷智部 敏悟卷十八	(85)
司马通	(85)
李德裕	(86)
洪 鍾	(86)
高 定	(87)
杜 镐	(87)
文彦博 司马光	(88)
王 戎	(88)
曹 冲	(88)
张 觿	(89)
戴 颙	(89)
杨 佐	(89)

尹见心	(90)
怀 丙	(90)
功德碑	(90)
修龙船腹	(90)
虞世基	(91)
周之屏	(91)
杜琼 谯周	(92)
梁武帝	(92)
熊 火	(92)
柏人牛口	(93)
曹 翰	(94)
郑钦说	(94)
杨德祖四条	(95)
刘 显	(96)
东方朔	(96)
开元寺沙弥	(96)
令狐綯	(96)
丁晋公	(97)
相国寺诗	(97)
李 彪	(97)
刘 斌	(98)
木马谜	(98)
拆字谢石等四条	(98)
苏黄迁谪	(100)
子 犯	(101)
刘伯温	(101)
董伽罗	(101)
河水干	(102)
王昙首等三条	(102)
先进场	(103)
曹良史	(103)
占状元二条	(103)
剃须 剃发	(104)
舌生毛	(104)
季 穀	(104)
郭乔卿	(104)
李仙药二条	(105)
杨廷式	(105)
索 纁	(105)

周 宣	(106)
顾 琮	(106)
苻 坚	(106)
张 猷	(107)
卫中行	(107)
王 戎	(107)
曾 进	(108)
挂 冰	(108)
筮 疾	(108)
占兄弟 占子	(108)
语智部 总叙	(110)
语智部 辩才卷十九	(110)
子贡二条	(110)
鲁仲连	(114)
虞 卿	(116)
苏 代二条	(119)
陈 轸	(120)
左师触龙	(121)
庸 芮	(122)
狄仁杰	(123)
陆 贾等二条	(123)
厮养卒	(125)
杨 善	(126)
富 弼	(130)
王守仁	(132)
张嘉言	(133)
王 维	(134)
秦 宓	(135)
语智部 善言卷二十	(136)
凌阳台	(136)
说秦王	(136)
晏 子二条	(136)
马圉 中牟令	(138)
郑 涉	(138)
李忠臣	(139)
武帝乳母	(139)
简 雍	(139)
昭 陵	(140)
吴 瑾	(140)

香草根	(141)
贾 诩	(141)
解 缙二条	(141)
史 丹	(142)
谷那律	(142)
裴 度	(143)
李 纲	(143)
苏子由	(143)
施仁望	(144)
李 晟	(145)
折契丹二条	(145)
韩 亿	(146)
冯当世	(146)
邵康节	(147)
谢 庄	(147)
裴楷等四条	(147)
杨廷和 顾鼎臣	(148)
宗汝霖	(149)
潘 京	(149)
布政司吏	(150)
朱文公	(150)
吴 山	(151)
附:奇谈二条	(152)
兵智部 总叙	(153)
兵智部 不战卷二十一	(153)
荀 罍 伍员	(154)
高昭玄	(155)
周德威	(155)
诸葛恪	(156)
杨 侃	(157)
高仁厚	(158)
岳 飞	(160)
李愬三条	(163)
赵充国	(166)
析 公	(169)
王德用	(169)
韩世忠	(169)
程 昱	(169)
陆 逊	(170)

高仁厚	(170)
李光弼	(173)
兵智部 制胜卷二十二	(174)
孙 臆二条	(174)
赵 奢	(176)
李 牧	(177)
周亚夫二条	(178)
周 访	(179)
陆逊 陆抗	(180)
邓 艾	(182)
唐太宗三条	(182)
李 靖	(185)
朱 隼	(186)
耿 弇	(186)
韦 睿三条	(187)
马 燧	(188)
郑子元 李晟	(189)

王振

【原文】北京功德寺后宫像极工丽。僧云：正统时，张太后常幸此，三宿而返。英庙尚幼，从之游，宫殿别寝皆具。太监王振以为：后妃游幸佛寺，非盛典也。乃密造此佛，既成，请英庙进言于太后曰：“母后大德，子无以报，已命装佛一堂，请致功德寺后宫，以酬厚德。”太后大喜，许之。命中书舍人写金字藏经置东西房，自是太后以佛、经在，不可就寝，不复出幸。

君子之智，亦有一短；小人之智，亦有一长。小人每拾君子之短，所以为小人。君子不弃小人之长，所以为君子。

【译文】北京城有一功德寺，其后宫供奉着一座极其巍峨华丽的佛像。

根据功德寺的和尚说，明英宗正统年间，张太后经常游幸功德寺，有一次曾在寺中住了三夜才回宫。

当时英宗年纪还小，随太后游寺，并把游寺的事告诉太监王振。

王振觉得后妃常游幸佛寺不合朝廷礼制，于是暗中命人打佛像。佛像完成后，王振请英宗呈给太后，说：“母后大德，儿臣无以为报，特地命人打造一尊佛像，请母后恩准将佛像安置于功德寺后宫，以酬谢母后厚德。”

太后听了十分高兴，立即答应，并且命中书舍人抄写经书并把它放在东西两侧厢房。从此以后太后认为厢房供有佛经，不能住宿，于是不再留宿宫外。

〔梦龙评〕君子的大智难免有短处，小人的小智也多少有长处。但是就因小人只知道模仿君子的短处，所以才被人讥评为小人；君子则不因为是小人的长处就弃之不用，所以才被人尊为君子。

贺儒珍二条

【原文】两宫工完，所积银犹足门工之费。户、兵二部原题协济银各三十万，通未用也。西河王疏开矿与采木，并奏部，久不覆。一日，文书房口传，诘问工部不覆之故，立等回话。部查无此疏，久之，方知停阁于户部也。户部仓皇具咨稿，工堂犹恐见累。郎中贺儒珍曰：“易耳！”首叙“某月日准户部咨”云云，咨到日即具覆日。复疏曰：“照得两宫鼎建，事关宸居，即一椽一角，纯用香楠、杉木，犹不足尽臣等崇奉之意。沿边不过油松杂木，工无所用，相应停采。”

按：此事关边防西河，特借大工为名耳。尔时事在必行，公恐激成之，故从容具覆，但言其无所用，而不与争，事遂寝。

工部一日得旨买金六千两。铺户极言一时难办，必误；赔不惜也。且言户部有编定金行甚便。公思：户部安肯代工部买金耶？唯有协济一项，今已不需，户部尚未知也。时司徒杨本庵胞弟毓庵正在衡司。公夜过之，谓曰：“户协工三十万金，欲具题，何如？”毓庵入言于兄，出告曰：“吾兄深苦此事，欲求少减。”公曰：“户果不足，如肯代工买金六千，则前银可无烦设处。”毓庵复入言，本庵亟许。公归，遂收工商买金之票。掌稿力禀不可。公叱之出。及具题，掌稿复言户必不肯。公曰：“第上之。”既报可，户无难色。公去部后，再有买金之事，仍如公行之户部。而户部怒裂其札。掌稿者竟不知所以也。

【译文】慈宁宫和献陵的工程完竣之后，所剩下的经费还足以支付应午门和奉天门

的修建工程,原先户部和兵部答应支助的三十万两银子,都没有用得上。

西河王原有一封呈给朝廷的疏奏,请求准予在当地挖矿和开采林木,公文上奏很久也未见答复。有一天,一份紧急公文被送到工部,询问前项提案为什么未见答复,要求立刻回话。工部官员立刻追查,没有发现这项公文,等了很久,才知道此案积压在户部,尚未处理。

户部的大小官员急着拟具对策发文咨询,工部尚书也担心受到牵连。这时郎中(官名,六部所辖分司之长)贺儒珍拟议道:“此事容易处理,我们只要在公文上先交代本部已于某月某日准了户部某件咨文,然后再说明:查照慈宁宫和献陵两项重大工程,事关皇室安寝,其中建筑的一椽一角等细节,使用的都是香楠杉木,虽然如此,惟恐犹不足以曲尽臣等崇奉皇室之心意;沿边一带所生产的,不过是一些油桐杂木,和两宫工程无关,不必开采贡献。”

[梦龙评]西河王想发笔横财,用的名义是资助两宫之役的冠冕堂皇的说词,工部若处理不当,对西河一地边防确有影响。当时在必行,贺公顾虑已被西河王咬住口实,因而从容作答,只说是无所取用,而不与其正面冲突,此事遂不了了之。

工部某日奉旨须立即购买黄金六千两听用,但基层官员指称六千两的数额太庞大,一时之间要买齐,必定花去不少冤枉钱,又说户部负责管辖各地的金店,甚为便利,应通过他们来购买。

贺儒珍负责处理本案,心想户部岂肯无故帮工部购买黄金,而当初兴办两宫工程时,户部曾同意协助三十万两银子,现在已用不着了,但户部并不知道。

当时户部尚书杨本庵的胞弟杨毓庵在衙司(主管山林川泽)任职,贺儒珍连夜造访,告诉他说:“户部原本同意协助工部的那三十万两银子,现在打算怎么处理?”

杨毓庵进去询问兄长,出来答复道:“家兄也深为此事烦恼,希望贵部将额度宽缓一些。”

贺儒珍道:“户部果真手头拮据,如果能代工部买得六千两黄金,那么前项公款可以此抵销。”

杨毓庵入内询问,果然杨本庵欣然答应。

贺儒珍回到工部后,遂飭令收回各单位购买黄金的银票,主拟公文的官员极谏不可,贺儒珍立刻将他骂了一顿。后来要发文给户部时,主拟公文的官员又指称户部肯定不同意,贺儒珍道:“你不要管那么多,就照这样发文过去。”

公文发出之后,户部果然照准。

后来贺儒珍去职,皇帝又命工部购买黄金,工部官员依例行文到户部请求协办,没想到公文竟然被户部撕个粉碎,主拟公文的人却始终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差错。

满宠 郭元振

【原文】太尉杨彪与袁术婚,曹操恶之,欲诬以图废立,收彪下狱,使许令满宠按之。将作大匠孔融与荀彧囑元振曰:“但受词,勿加考掠。”边批:惜客误客,书生之见。宠不报,考讯如法。数日,见操言曰:“杨彪考讯无他词。此人有名海内,若罪不明白,必大失民望,窃为明公惜之。”操于是即日赦出彪。初,彧与融闻宠考掠彪,皆大怒。及因是得出,乃反善宠。

郭元振迁左骁卫将军、安西大都护。西突厥酋乌质勒部落强盛，款塞欲和。元振即其牙帐与之计事。会天雨雪，元振立不动，至夕冻冽。乌质勒已老，数拜伏，不胜寒冻。会罢，即死。其子娑葛以元振计杀其父，谋勒兵来袭。副使解琬劝元振夜遁。元振不从，坚卧营中。边批：畏其袭者决不敢杀，敢杀则必有对之矣。明日，素服往吊，赠礼哭之甚哀，边批：奸甚。留数十日，为助丧事。娑葛感悦，更遣使献马五千、驼二百、牛羊十余万。

考掠也，而反以活之；立语也，而乃以杀之：其情隐矣。怒我者，转而善我，知其情故也；欲袭我者，转而感悦我，不知其情故也。虽然，多智如曹公，亦不知宠之情，况庸才如解琬，而能知元振乎？

【译文】三国时太尉杨彪（后汉人，字文先）与袁术（后汉人，献帝时僭帝号，后粮尽众散，被刘备击败而死）结为儿女亲家，引起曹操不满，想诬陷杨彪下狱，好使这门婚事告吹。曹操将杨彪收押下狱后，命满宠审理查办。

当时孔融与荀彧分别请托满宠，说：“请先生只管讯问，千万不要用刑逼供〔爱之适以害之，书生之见〕。”

满宠不理睬两人的请托，仍然严刑拷问〔妙计〕。

几天后，满宠晋见曹操，说：“我已用过各种酷刑审讯杨彪，但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；杨彪名气不小，如果不明不白获罪，必定会招来民怨、失去民心，这也是属下为曹公所担心的事。”

曹操听了这番话，立即释放杨彪。

当初，荀彧与孔融听说满宠拷问杨彪，对满宠很不谅解。等杨彪因满宠的一番话而获释，这才又善待满宠。

唐朝郭元振任左骁卫将军安西大都护时，西突厥的首长乌质勒所统率的部落势力壮盛。

乌质勒向郭元振表示愿意与唐朝修好，不兴事端。郭元振立即来到乌质勒的军帐与他商议大计。这天正逢大雨雪，郭元振进帐后一直站立不坐。夜晚气温更低，由于乌质勒年事已高，受不了酷寒，在会谈结束后就病发而死。乌质勒的儿子娑葛，认为郭元振用计杀死自己的父亲，就率兵袭击郭元振。当时副使解琬曾劝说郭元振利用夜晚视线不明时遁逃，郭元振没有接纳〔怕他袭击就不敢害其父，敢害其父就必有对应之策〕而坚持睡在营帐中。

第二天，郭元振穿着一身素服前往乌质勒的灵前吊祭，致赠奠仪，哭得很伤心〔好奸诈〕，并且还主动留在营地帮忙料理丧事。娑葛见了，不禁深受感动，并且派使者送给郭元振五千匹骏马、二百头骆驼及十万多头的牛羊。

〔梦龙评〕严刑拷问杨彪，是为了给予杨彪活命的机会，郭元振站着与乌质勒商议大事，是想引他病发而死，这些都是隐而不见的内情。孔融、荀彧由不谅解满宠转而感激、礼遇满宠是因为日后了解了实情；娑葛由率军包围郭元振转而感动、臣服，是因为不了解实情。然而即使聪明如曹操者，尚且看不透满宠的心意，更何况是平庸的解琬，又怎么能识破郭元振的计谋呢？

梅衡湘

【原文】梅少司马衡湘初仕固安令。固安多中贵，狎视令长；稍强项，则与之争。公平气以待。有中贵操豚蹄饷公，乞为征负。公为烹蹄设饮，使召负者前，呵之。负者诉

以贫。公叱曰：“贵人债何债？而敢以贫辞乎！今日必偿，徐之，死杖下矣！”负者泣而去。中贵意似惻然。公觉之，乃复呼前，蹙额曰：“吾固知汝贫甚，然无如何也。亟鬻而子与而妻，持镒来。虽然，吾为汝父母，何忍使汝骨肉骤离！姑宽汝一日，夜归与妻子诀，此生不得相见矣！”负者闻言愈泣。中贵亦泣，辞不愿征，为之破券。嗣是，中贵家征负者，皆从宽焉。

【译文】少司马梅衡湘最初任固安县县令。固安县多出宦官，因此并不把一个小小的县令放在眼里，所以经常故意刁难他，但梅公却都能心平气和地从容应对。

某次一位宦官送给梅公一副猪脚，目的是想要梅公帮他讨债。于是梅公命人烹调猪脚，设宴款待宦官，并把欠钱的县民叫来官府，斥责他们欠钱不还。县民们却纷纷哭诉自己的贫穷。

梅公大声怒骂说：“宦官大人好心借钱给你们，你们却哭穷赖帐，今天你们一定要还清所有债务，否则我就打死你们！”

县民们都哭丧着脸离去，一旁观看的宦官不免有些心软，梅公察觉到宦官态度软化，就再度把欠钱的县民叫来。

梅公皱着眉对他们说：“我也知道你们很穷，但是我实在出于无奈，如今为了还清债务，只有卖掉你们的妻儿来还钱，但我也忍心让你们骨肉突然分离，所以特别再宽限一天，今夜就与妻子诀别吧！此生恐怕不能再相聚了。”

县民们听了，忍不住痛哭失声。宦官也不禁掉泪，于是打消讨债的念头，并且把借条都撕毁。从此，其他的宦官索债时也都从宽处理。

宁越

【原文】齐攻廩丘。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，与齐人战，大败之，齐将死，得车二千，得尸三万，以为二京。宁越谓孔青曰：“惜矣！不知归尸以内攻之，使车甲尽于战，府库尽于葬。”孔青曰：“齐不延尸，如何？”宁越曰：“战而不胜，其罪一；与人出而不与人入，其罪二；与之尸而弗取，其罪三。民以此三者怨上，上无以使下，下无以事上，是之谓重攻之。”

宁越可谓知用文武矣。武以力胜，文以德胜。

【译文】战国时齐人攻打廩丘，赵国派孔青率领死士前往救援来抵御齐人，结果大败齐军，俘获齐军战车两千辆，将三万具齐军的尸首葬成两座大坟。

宁越对孔青说：“这些车辆、尸首若不加利用太可惜了。不如把齐兵的尸首还给齐人，在齐国境内再发动一次无形的战役，让战车发挥另一种运输的功能，而齐国的府库就会因掩埋这些尸首而耗竭。”

孔青说：“万一齐人拒绝收尸，那么如何？”

宁越说：“率军出征作战，不能得胜，是罪一；只准百姓出征，不准百姓返国，这是罪二；不肯接纳战死沙场百姓的尸首，这是罪三。有这三罪，百姓就会怨恨君主，无心尽忠君主，君主无法驱使百姓效力，这就叫二次进攻。”

宁越可算是个文武双全的人：用武能以力取胜，用文能以德取胜。

慎 子

【原文】楚襄王为太子之时，质于齐。怀王薨，太子辞于齐王而归，齐王隘之阨之也：“予我东地五百里，乃归子。不予，不得归！”太子曰：“臣有傅，请退而问傅。”傅慎子曰：“献之地，所以为身也。爱地不送死父，不义，臣故曰献之便。”太子入，致命齐王曰：“敬献地五百里。”齐王归楚太子。太子归，即位为王。齐使车五十乘来取东地于楚。楚王告慎子曰：“齐使来求东地，为之奈何？”慎子曰：“王明日朝群臣，皆令献其计。”上柱国子良入见。王曰：“寡人之得反，主坟墓、复群臣、归社稷也，以东地五百里许齐。齐令使来求地，为之奈何？”子良曰：王不可不与也。王身出玉声，许强万乘之齐而不与，则不信，后不可以约结诸侯，请与而复攻之。与之，信；攻之，武。臣故曰与之。”子良出，昭常入见。王曰：“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，为之奈何？”昭常曰：“不可与也。万乘者，以地大为万乘，今去东地五百里，是去战国之半也，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，不可。臣故曰勿与。常请守之。”昭常出，景鲤入见，王曰：“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，为之奈何？”景鲤曰：“不可与也。虽然，楚不能独守。王身出玉声，许万乘之强齐也而不与，负不义于天下。楚亦不能独守。臣请西索救于秦。”景鲤出，慎子入。王以三大夫计告慎子曰：“子良见寡人曰：‘不可不与也，与而复攻之。’常见寡人曰：‘不可与也，常请守之。’鲤见寡人曰：‘不可与也。虽然，楚不能独守也，臣请索救于秦。’寡人谁用于三子之计？”慎子对曰：“王皆用之。”王怫然作色，曰：“何谓也！”慎子曰：“臣请效其说，而王且见其诚然也。王发上柱国子良车五十乘，而北献地五百里于齐。发子良之明日，遣昭常为大司马，令往守东地。遣昭常之明日，遣景鲤车五十乘，西索救于秦。”王如其策。子良至齐，齐使人以甲受东地。昭常应齐使曰：“我典主东地，且与死生，悉五尺至六十，三十余万，敝甲钝兵，愿承下尘！”齐王谓子良曰：“大夫来献地，今常守之，何如？”子良曰：“臣身受命弊邑之王，是常矫也，王攻之！”齐王大兴兵攻东地，伐昭常。未涉疆，秦以五十万临齐右壤，曰：“夫隘楚太子弗出，不仁；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，不义！其缩甲则可，不然，则愿待战！”齐王恐焉，乃请子良南道楚，西使秦，解齐患。士卒不用，东地复全。

【译文】楚襄王(名横)为太子的时候，曾经被当作人质送往齐国。楚怀王逝世后，太子向齐王请求回国，齐闵王却拒绝[厄之也]说：“如果你割让东地五百里给寡人，就放你回楚国，否则就不准你回去。”

太子说：“臣有一位师傅，请准臣向他请教后再回复大王。”

太子的师傅名叫慎子(战国赵人，曾习黄老之术)，对太子说：“把土地割给齐王，这是为了要赎回你自己。若因为爱惜土地，就不回国为父王奔丧，此乃违反了人伦纲纪，所以臣主张太子割地献齐王。”

于是太子向齐闵王复命说：“臣愿意献给大王五百里土地。”

齐闵王因此准许太子回国。太子回国后，即位为楚王。而齐国也立即派出五十辆兵车前来接收割让的土地，这时楚王对慎子说：“齐国已派人来要东地，这该如何？”

慎子说：“大王明天早朝接见群臣时，要每位大臣各献一计。”

第二天早朝时，上柱国(楚国最高武官，即元帅)子良首先晋见，楚王说：“寡人所以能回国为先王送葬，得见众卿进而即位为王，是因为寡人答应把东地五百里割让给齐国。现在齐王派人来要土地，贤卿你看要该如何呢？”

子良回答说：“大王不能违约不给齐王土地，因为君主的话就像金玉般贤贞，而且是

割让给拥有万乘兵车的强齐,假若违约,就是失信,以后就不能和诸侯结盟订约。所以不如先把土地割给齐王,然后再发兵攻打齐国。给齐王土地是守信,发兵攻打齐是勇敢,所以臣主张依约割土地给齐国。”

子良退朝后,昭常又来晋见,楚王问:“齐王派遣使臣来要东地五百里,贤卿认为该如何呢?”

昭常说:“不能给齐国土地,因为所谓万乘大国,全凭土地广大。假如现在把东地五百里割让给齐国,就等于割去我楚国一半的国土,如此就只有万乘的空名,而实际上连千乘都称不上,这怎么可以呢?所以臣主张不给,而且臣自愿率兵镇守东地。”

昭常退下后,景鲤晋见,楚王问:“齐王遣使来要东地五百里,贤卿认为该怎么办?”

景鲤说:“不可以给齐国土地。不过大王既然已答应给强齐土地五百里又不给他,就背负着一个不义之名。这样一来,楚国必然无力独守东地,请准臣向秦国求援。”

景鲤退下后,慎子又来晋见。这时楚王把前面三位大臣的话告诉慎子,接着说:“贤卿认为寡人应该采纳哪位大臣的计策呢?”

慎子回答:“他们三人的意见都可以采纳。”

楚王听了,很不高兴地说:“贤卿这话是何意思?”

慎子回答说:“请大王听臣说明,大王就会知道臣的话有道理。大王先拨给子良战车五十辆,派往北方向齐献地五百里;子良出发的次日,再派昭常为司马镇守东地;在派昭常的次日,另派给景鲤率战车五十辆西去秦国求救。”

楚王于是依计行事。

子良到了齐国后,齐国便派使率兵接收东地。

昭常见到齐使后说:“本帅负责镇守东地,决心与东地共存亡,小自五尺之童,大至六十老翁,共征调三十多万部众,盔甲武器虽然十分破旧,但我们却都愿意效力疆场!”

齐闵王大怒,对子良说:“大夫既然是来献地,那昭常却又率军镇守,这是什么意思呢?”

子良回答说:“臣亲奉敝国大王之命前来献地,是昭常私自违反君命用兵!”

于是齐闵王发动大军攻打昭常。可是大军还未到达东地,秦国的五十万大军就已经开到齐国的边境,秦使对齐闵王说:“阻挠楚太子回国,这是不仁;勒索楚国东地五百里,这是不义。除非贵国立刻退兵,否则只有一战。”

齐闵王听了这话十分害怕,就请子良向楚王转达不攻楚的心意,同时派使者西去秦国说明一切。于是楚国不但解除了齐的威胁,而且不用一兵就继续拥有东地。

颜真卿

【原文】真卿为平原太守。禄山逆节颇著,真卿托以霖雨,修城浚濠,阴料丁壮,实储廩,佯命文士饮酒赋诗。禄山密侦之,以为书生不足虞。未几禄山反,河朔尽陷,唯平原有备。

小寇以声驱之,大寇以实备之。或无备而示之有备者,壮其谋也;或有备而示之无备者,消其忌也。必有深沉之思,然后有通变之略。微乎,微乎,岂易言哉!

【译文】唐朝颜真卿(字清臣,谥文忠,擅长草书,笔力道婉)为平原太守时,正是安禄山权势气焰正盛的时候。

颜真卿借口雨季即将来临,必须修城浚沟,私下招募勇力、储存米粮来防备安禄山的袭击,表面上却不动声色,天天与书生喝酒作诗。

安禄山派侦探暗中监视颜真卿的举动,见颜真卿只顾喝酒作诗,认为颜真卿不过是一介书生,不足为虑。不久安禄山果然造反,河东一带完全陷入贼手,唯有平原郡因颜真卿早有防范而没有陷落。

[梦龙评]遇到小贼寇,只要虚张声势恫吓一番就可击退对方;遇到大贼寇,就必须有坚实的武力作后盾才能与之对抗。本身没有实力,却虚张声势来显示自己的威力,是为杜绝对方有蠢动的念头;而极力掩饰自己的实力,表现出毫无防备的样子,是为消除对方猜忌的心理。是虚是实,必须先要有深沉圆融的思虑,然后才能变通自如。其中的微妙之处,却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明白的!

李允则

【原文】雄州北门外居民极多,旧有瓮城甚窄。刺史李允则欲大展北城,而以辽人通好,嫌于生事。门外有东岳祠,允则出白金为大香炉及他供器。道以鼓吹,居人争献金帛,故不设备,为盗所窃。乃大出募赏,所在张榜,捕贼甚急,久之不获。遂声言盗自北至,移文北界,兴版筑以护神祠,不逾旬而就,虏人亦不怪之。——今雄州北关城是也。既浚濠,起月堤,岁修楔事,召界河战棹为竞渡,纵北人游观,而不知其习水战也。州北旧多陷马坑,城下起楼为斥堠,望十里。自罢兵后,人莫敢登。允则曰:“南北既讲和矣,安用此为?”命撤楼夷坑,为诸军蔬圃,浚井疏洫,列畦陇,筑短垣,纵横其中,植以荆棘,而其地益阻隘。因治坊巷,徙浮屠北原上,州民旦夕登,望三十里。下令安抚司:所治境有隙地悉种榆。榆满塞下。顾谓僚佐曰:“此步兵之地,不利骑战,岂独资屋材耶?”

按:允则不事威仪,间或步出,遇民有可语者,延坐与语,以此洞知人情。子犹曰:即此便是舜之大智。今人以矜慢为威严,以刚愎为任断;千金在握,而不能构一谋臣,百万在籍而不能得一死士;无事而猴冠,有事则鼠窜。从自及矣,尚何言乎?

【译文】宋朝雄州北门外居民人数很多,早先原有一座瓮城,但又太过狭小。刺史李允则(字垂范)准备把瓮城和大城合二为一,但因当时朝廷与辽人修好,恐怕合城的举动会引发事端。

正巧北门外有一座东岳祠,李允则于是出资黄金百两,作为铸造香炉及其他供器的费用。祭典当日沿街鼓乐齐奏,信徒争相献金,李允则故意松懈防范,盗匪果然率众劫财。这时李允则就重金悬赏,沿途张贴告示紧急追捕盗匪,但一连多日都毫无所获。

这时李允则又放出风声,说土匪将要向北边来,于是就在文北界筑城保护神祠,不过十天城墙就已筑成,辽人虽知筑城之事,但是并不觉有何异常。这座墙就是现在的雄州北门城。

城墙筑好后,李允则又在城墙四周挖掘濠沟,筑一道弯月形的堤防,每年的祭神大典都在边境的河道上,利用战船举行龙舟竞赛,并邀请契丹人观赏,所以契丹人根本不怀疑李允则是借龙舟竞赛来练习水战。

在州的北侧,原先为了防御契丹人,挖有许多陷马坑,城下又有瞭望楼,十里之内都看得很清楚。自从宋、辽停战后就没人敢再登楼。李允则认为宋辽既然已经讲和,这些坑和楼都不再有用。于是命人拆毁楼台,填平坑洞,改为各部队的菜园,并且挖井引水灌溉,中以田埂相隔,四周围上矮墙,最后更纵横栽植荆棘,这样一来,空间益发狭小。

李允则又在城内建坊巷,并且把寺塔迁移到北原,州民登上寺塔可以一望三十里。